

生命的 故事OP

ShengMingDeGuShi

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 编

百家出版社



ShengMingDeGuShi

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 编

百家出版社

图书出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的故事/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编.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6. 4

ISBN 7-80703-478-5

I. 生... II. 福... III. 名人—列传—中国 IV. K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3030号

书 名 生命的故事

编 者 福寿园陵园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 胡国友

装帧设计 伍贤伟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 (200032 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20

印 张 6.5

字 数 128000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80703-478-5/K·21

定 价 28.00 元

序

“他们能够长眠在这样美丽的地方，令我们感到欣慰。”这是一个著名剧本里的著名的台词。细细品味，你能从中感受到生者对死者的无限眷恋，感受到对逝去的生命的敬重与慰藉。

上海福寿园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一座城市需要有这样地方，来安慰我们先辈和亲人的亡灵，来纪念和凭吊他们。这里是生者与死者、当今与历史会晤的桥梁。这个地方使后人能够记得，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家中，曾经有过那么欢快的笑声、那么活跃的身影、那么善良而执著的追求。是的，他们已经离去，但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还有他们对于祖国、家庭和朋友的挚爱，仍留在福寿园的蓝天、绿地和金色阳光之间，每每让我们触景生情。谁说这不是我们城市的宝贵文化遗产呢？假如把每一个生命比作跳跃的浪花，那么上海的城市精神，就是由无数的浪花汇成的奔腾的激流。在福寿园的每一块石碑、每一棵花树下都吟唱着生命之歌，创造着生与死的和谐。应该把这些音符记录下来，汇编成书，以启迪后人，传播和延续我们城市的优秀文脉。于是，就有了这本《生命的故事》。

这里不仅有生命的故事，更有生命的礼赞和生命的颂歌。人的一生有长有短，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在宇宙历史的长河中，都是稍纵即逝的一瞬间。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对国家、对人民、对亲人、对朋友能够发出多少光和热。书中精选的这20位人物，无论是学界泰斗、一代名师、革命先驱，还是孤身徒步的游子、声震艺坛的名家，甚至含苞而萎的花样少女，都在他们或长或短的生命中竭尽全力地闪亮过，那美丽的光芒令我们深深感动。请看那位朱清姑娘，身患绝症却学艺不止，用稚嫩的画笔憧憬着生命的多彩。她受到社会的关爱，也关爱着他人，父母在她去世后才发现，女儿节俭了200元，希望捐给绿化造林。很少有人像电影艺术家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那样，一生中遭遇那么多的厄运，却仍然顽强地追寻着生命赋予她应有的感情和权利。他们的故事，超出了个人的生命范畴，诠释了人类的力量、生命的尊严。

在福寿园里，聚集了太多的生命能量。真切希望《生命的故事》能够继续编下去，再出第二集、第三集……当这些故事在人间广泛传播开来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将得到净化和升华。

邓伟志
2006年2月18日

生命的故事

■ 目录

■ 天涯同道一至交 ——记蔡元培、张元济	1
■ 永远的倾听 ——记邓丽君	7
■ 墨香散淡入云乡 ——记邓云乡	14
■ 不尽长江滚滚来 ——记范长江	18
■ 贫寒的母亲最富有 ——记方雅娣	27
■ 编织美丽人生 ——记冯秋萍	31
■ 歌声永不绝 ——记李继先、陈荣恩	36
■ 绚丽的结局 ——记陆幼青	41
■ 昨夜星辰 ——记上官云珠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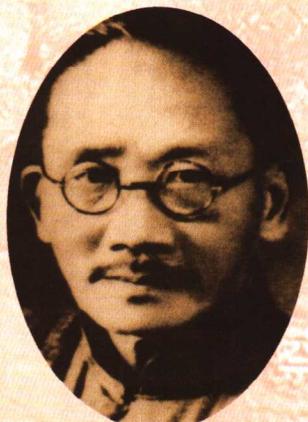
■ 烽火征程一女杰 ——记沈锐	57
■ 一个世纪的特立独行 ——记施蛰存	62
■ “上海第一老人” ——记苏局仙	68
■ 生命的冠军 ——记杨珂	73
■ 一代弹词大家 ——记杨振雄	80
■ 祭坛之花 ——记韦耀	86
■ 天地间依然有你在行走 ——记余纯顺	91
■ 开天辟地一秀松 ——记俞秀松	97
■ 高山仰止 ——记章士钊	104
■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记赵宪初	110
■ 挚爱到永远 ——记朱清	114
■ 编后语	121



天涯同道一至交

记 蔡元培 (1868.1.11~1940.3.5)
张元济 (1867.10.25~1959.8.14)

在福寿园“意遐苑”的叠石飞瀑边，一座构图简洁的纪念组雕令人驻足。组雕是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唐锐鹤的作品，塑造的是两位划时代的文化先驱——蔡元培和张元济。青铜雕像凝固了一次倾心的促膝交谈：蔡元培神情沉着，款款而谈；张元济则带着理解和尊重在聆听，在思索……两位“智民之师”为提高民族文化而殚思竭虑的一幕化为了永恒，他们的志同道合、意气相投



蔡元培



张元济

也传为千秋佳话。

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与蜚声士林的国学大师、出版家张元济先生是浙江同乡，他们是同科举人、同科进士，后来又一起在翰林院任职，在南洋公学共事……他们是“同乡”、“同年”、“同仁”，更是“昌明教育平生愿”的“同道”。陈军所著的《北大之父蔡元培》再现了他们亲如手足的一幕：

为抗议北洋政府蹂躏人权，蔡元培愤而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回到上海。

一到上海，蔡元培就在码头上看见一位长眉细目、满面红光的中年人在招手呼叫。他就是张元济，每当蔡元培最为困难之时，对方总会及时伸来援助之手。张元济热情地将客人接进极司非而路的寓所，吩咐家人给他安排房间和酒菜洗尘。趁着吃饭前的空隙，两位老友相拥进了书房。

书房里三面全是清式红木书柜，堆满了线装古书。一张大写字台背后悬一幅主人书写的立轴，这位大出版家的平生志向由此可见一斑：“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种，有秋收获仗群才”。海盐张氏为浙北望族，自始祖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张九成起，历代科举出过几位显赫的祖先。张元济和蔡元培既是同科举人、同科进士，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今天一见面，他就极力主张蔡元培去欧洲定居。见老兄神情沮丧，似乎在为生计发愁，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大掌柜微微一笑，透出了早已深思熟虑的计划：“子民兄，我想还是以编译书稿为名，每月由商务印书馆预支你三百大洋，其中二百元为编译费，一百元为调查费。不知意下如何？”

蔡元培眼眶一热，一股暖流突涌而至，眼前恍惚又浮现第一次出国留学时的情景。那是1907年的秋天，他为了留学德国，正因囊中羞涩发愁。张元济主动找上门请他译书，答应每月预支一百大洋。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第二次携全家赴法国时，又是这位古道热肠的老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也正是在张元济的一再催促下，蔡元培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撰写和翻译了名震一时的《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



张元济墨迹

教科书》、《哲学大纲》等学术专著。想到张元济对他的一贯支持，蔡元培感动地凝视着老友，张元济也动了感情，低首怅然一笑道：“我们同样生不逢时，却空怀一腔教育救国、改造国民的夙愿。区别是你以毕生精力办学，而我却立志振兴20世纪中国的出版业。我俩也算天涯一知己，惺惺惜惺惺罢了！”

张元济所感慨的“生不逢时”，指的是“戊戌变法”失败。“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这两位不同领域的文化先驱走到了一起。

作为一位维新志士，1892年到1902年这10年，是张元济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最重要的10年。这10年，列强瓜分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这10年，张元济参加维新人士陶然亭集会，创设通艺学堂，被光绪皇帝召见询问变法事宜，

最后被“革职永不叙用”。10年的探索，使这位爱国志士醒悟而寄希望于开发民智：“中国号称四万万人，其受教育者度不过40万人，是才得千分之一耳。且此40万人者，亦不过能背诵‘四书五经’、能写几句八股八韵而已，于今世界所应知之事茫然无知也。”于是他选择了商务印书馆，通过编辑出版这条更为实际的道路来实现他的传播新学、开启民智的宗旨。

而从蔡元培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时的留影也可以看到变法的失败给这位热血青年的沉重打击。照片上的蔡元培，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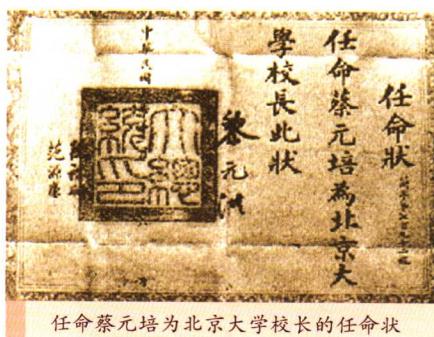
蔡元培（中）与史沫特莱（左一）、肖伯纳（左二）、宋庆龄（左三）、伊洛生（右三）、林语堂（右二）、鲁迅（右一）的合影

然年纪只是“而立之年”，却是一副凛然的神色，成熟得好像已经步入中年。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在京任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彻底放弃了对清政权的希望，他毅然辞去官职，南下献身于教育事业，与革职离京的张元济共事于南洋公学。

当时中国传统教育正向近代教育转轨，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类新式学堂却大多缺少适应新学制的教科书，还是以“四书五经”和教会学校课本做教材。张元济以敏锐的眼光觉察到“要为中国办现代教育，就应当出版采用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与我国国民素质、习俗、宗教、政体等结合起来的新课本”。由蔡元培制订了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辑体例和要求后，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笔算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新式教科书，内容融中西文化知识于一体，不仅重视知识的灌输，而且注重修身养性之功用。这套最新教科书开创了我国学校用书的新纪元。

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学教育发展迟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本国编写的大学教材。蔡元培极力呼吁开展

“国化教科书”运动，他指出：“尚望国内教育家和出版界，一致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则中国青年幸甚，中国文化幸甚！”在蔡元培的大力倡导下，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遭受日本侵略军毁灭性打击、稍有恢复之后，即决定编辑出版一套“大学丛书”以供国内大学教学使用。商务印书馆请蔡元培担纲，邀集国内各大学及学术机关代表共56人组成“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制订出版计划，分



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期



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在纪念组雕揭幕仪式上

请专家编辑各院、各系用书；每部书稿都必须经编委会有关专家审定，从而保证了出版的教材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蔡元培则经常询问“大学丛书”的编辑进展情况，还同其他成员一样参加书稿审读的具体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兰弗得等著的《心理学》一书，蔡元培是逐字审读后才确定列入选题计划的。“大学丛书”各学科的用书都初具规模，先后出版了三百余种，为普及新知、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蔡元培、张元济长达 48 年的交往

中，他们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真诚合作。他们都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蔡元培被毛泽东赞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张元济则被冰心称作是“传播知识的大师”。

作为后人最敬仰的文化人物，福寿园决定为他们塑造纪念组碑，以再现“北大之父”蔡元培和“商务之魂”张元济之间的深厚友谊。2004 年 3 月 6 日上午，上海市政协、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欧美同学会、交通大学校史博物馆、北京大学上海校友会、上海油画雕塑院、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文化局等单位领导及蔡元培、张元济亲属蔡暐益、蔡怀新、蔡建国、杨心月、周麒、周葵、张人凤、张声远、张景铸等近百人参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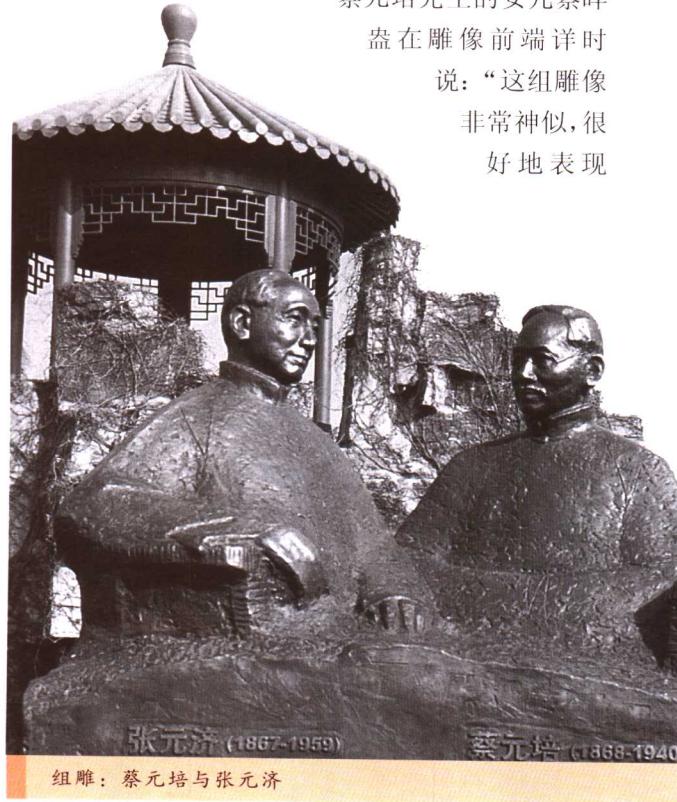


蔡元培先生之女蔡暐益在纪念组雕揭幕仪式上

了纪念组雕落成仪式。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荣华先生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周箴先生为纪念像揭幕。面对栩栩如生的两位先贤，来宾们的追忆绵延不尽。

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表示，两位老前辈身体力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提倡科教兴国的今天，学习两位老前辈的思想和精神有很大的意义。

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晷
盈在雕像前端详时
说：“这组雕像
非常神似，很
好地表现



组雕：蔡元培与张元济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荣华向纪念像敬献鲜花

了两位前辈的精神。看到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文化教育事业的进步，两位前辈定会含笑于九天之上的。”

“意遐苑”里，近代史上的并世双峰谦和地独守着这一片净土。无论岁月的尘埃如何起落飞扬，无论时间的流水如何一去不返，他们依然魅力不减，风采依旧，因为他们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因为他们的伟业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新陈代谢。



永远的倾听

记 邓丽君 (1953.1.29~1995.5.8)

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很难想象发生在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那一幕：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一批年轻人，面对一台音量已经调到最低的小型单声道录音机，几个脑袋凑成一团在偷听“靡靡之音”。磁带缓缓地转着，甜美轻软的歌声丝丝缕缕在心房缠来绕去：“甜蜜蜜，你笑得多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听惯进行曲的中国人从邓丽君的歌声中第一次领略到了流行音乐的

魅力。

与邓丽君给大陆带来的流行音乐同步，中国人的生活渐渐缤纷多彩起来。有了花衣裳，穿上了喇叭裤，更爱不释手的是那两个喇叭的收录机。喇叭口里，邓丽君的歌如潮水一样汹涌而至。歌声荡漾着人们对大自然的爱，对家园的思念，对亲情与友谊的珍惜，对人生之旅的感悟，还有禁忌多年的人类圣洁的爱情……那甜美圆润、委婉可人的歌



洁白如玉的邓丽君雕像

声，那温情而伤感的情怀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

在《何日君再来》这篇纪念文章里，署名“咔嚓”的网民清晰地记起那时的兴奋：“还记得那是80年代初期，年轻英俊的我爸开始迷恋邓丽君，当时只能用收音机听，还没有磁带可以买……后来我们家有亲戚定居香港了，他们刚刚安顿下来不久就兴奋地告诉我爸邓丽君要在那开演唱会了。我爸爸请了一周假，坐着火车南下深圳，在海关拿到了表姨妈用录音机录下的两盘邓丽君现场演唱的录音带。我爸爸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箱子橙子——香港买水果非常贵。那就是我们家最早的邓丽君的磁带。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邓丽君的歌



福寿园艺术创作中心青年雕塑家蒋晓波先生和他创作的邓丽君塑像在一起

声以及那些零零散散的广东话陪伴了我的童年时光：大雨倾盆时，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吃着半个西瓜听；月上柳梢时，爬上高高的葡萄架摘着葡萄听；旭日东升时，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看着《中国儿童》听；嬉戏调皮时，被妈妈满院子追着的时候还在听！呵呵，那个情景真是历历在目……”而另一位网民“丑草草”在《邓丽君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的回忆里温情地写道：“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月光如水的夜晚，走在青石小街上时，我爸牵着我的右手，我妈牵着我的左手。和着错落有致的脚步声，我爸扯着他那粗嗓子唱了起来：‘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声音虽然嘶哑，可在我幼小懵懂的心里，却也感觉到它传递了一种深深的柔情。很多年以后，忽又听到了那久违的旋律，一种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的柔情蜜意就那样深地震撼了我。于是知道了那首被我爸爸演绎得面目全非的歌叫《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个唱歌的女子叫做邓丽君。”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台湾省云林县褒忠乡田洋村，祖籍河北大

名。七、八十年代红极一时。1974年，她以《空港》一曲当选当年“最佳新人歌星奖”；1977年，成为“香港第一届金唱片颁奖礼”金唱片得主；1979年“香港第四届金唱片颁奖礼”上，邓丽君同时有三张大碟获白金唱片奖，另有两张大碟获金唱片奖；1980年，她荣获台湾金钟奖“最佳女歌星奖”；1981年，参加“香港第五届金唱片颁奖礼”，她所灌五张个人大碟同时获白金唱片，打破历届金唱片纪录，同年推出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唱至街知巷闻……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但邓丽君真正的巨星地位，是在她的歌进入大陆之后才奠定的。20世纪70年代末，她的歌曲开始传入大陆并迅速流行起来，曾被誉为“十亿个掌声”的美名，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的最具影响力的女歌手，是流行歌坛的经典人物，至今还没有人可以代替。

歌声悠扬，斯人已过。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气喘病猝发逝世于泰国清迈，享年42岁。5月28日在全球华人目送之下长眠金宝山“筠园”。

当邓丽君的生命飘逝之后，她的歌声没有被人们遗忘，从北京到台北，从香港到新加坡，邓丽君的歌曲永远热门和传唱不衰。她演唱的《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曲，已经变成了经

典金曲。她的许多歌曲至今还被许多人翻唱，大街小巷、超市餐厅、卡拉OK、计程车上……处处飘荡着她的甜美嗓音：“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话，牢牢抚君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一代巨星邓丽君，就像降落在人间的一位天使，为人间带来如晨露般甜美的歌声和无数的欢乐，然后悄然离去。

虽然邓丽君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歌迷们对她的思念却从未停止过。香港邓丽君歌迷会的《宣言》是：“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邓丽君！”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除持续向社会提供奖学金、培养音乐人才以外，每年都举办纪念邓丽君的活动。

基金会执行长、邓丽君的五弟



邓丽君在演出中

邓长禧曾向媒体透露：虽然邓丽君一生都没有到过上海，但她生前最喜欢的城市是上海。邓丽君经常让朋友们告诉她关于上海的风土人情，还拿着外滩的照片感叹道：“如果去外滩散散步，应该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她上海话讲得很好，朋友中上海人也很多，一生演唱过的众多成名金曲好多都是来自上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歌。而且邓丽君热爱上海无数的歌迷，曾有到过上海举行演唱会的打算。可惜英年早逝，未能遂愿。邓丽君去世后，台湾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一直想要建立一个“邓丽君纪念馆”，最初打算在台北和上海这两座城市中选择；考虑到中国大陆喜欢邓丽君的歌迷众多，最后决定在上海建立纪念馆。为此，邓长禧曾经在上海多处进行过实地考察。苏州河畔地点蛮理想的，可是规划起来比较麻烦；青浦森林自然区的绿化环境令他满意，但是地理位置

偏远了些……正当邓长禧为设立纪念馆一事在上海奔忙时，福寿园了解到基金会这一意向，很快作出了反应：邓丽君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是属于全球华人社会的，能为她留下永远的纪念，是所有中国歌迷的愿望。福寿园希望与基金会合作，在“人文纪念公园”里为一代歌后建衣冠冢，树纪念像。邓长禧多次赴实地考察后，感到“人文纪念”的主题符合他们的初衷，同意了福寿园的设想，并决定将“邓丽君生平遗物内地巡回展”的第一站也放在这里。邓丽君衣冠冢



邓丽君生活照

的选址，福寿园先后提供了三块地方，最后邓长禧选中“东园”里一座面朝小湖、碧草如茵的小土丘。他说，这块地相对独立，有山有水，与台北金宝山邓丽君墓地的感觉颇为接近。

邓丽君终于来到了她所钟情的上海！
由香港雕塑家沈默、福寿园艺术创作中心